文房四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房四譜

蘇易簡輯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十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前故據以排印案學海本偶有譌文錯簡如卷五酈道元注水經條「藏冰及石」下敓「墨焉石墨可書」六字又自同條小字注「又見陸雲與兄書云」以下至韋仲將墨法條「并益墨色」句爲止一葉自「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一句以下至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條「不耗一二分」句爲止一葉兩葉前後顚倒遂不可讀今皆據十萬本校正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布格上下。緜亘古今。究之無倦。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旧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宮。天子臨軒考第。首冠鼇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暎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而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上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蘇易簡 撰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敍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一之敍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于世也。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具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黃庭經云。筆者竟也。竟到卽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愼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聿。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棫樸。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于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盧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卽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

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非以兎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于時。（夕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兎毛造筆。人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以秋兎之豪。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匣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顯云。北宮工作。

又傅元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一華造。進。作。）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遂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聲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埋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駟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墨爲稼穡。以義

理爲豐年。出劉氏小說。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閟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輔名。晏驚。失筆于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云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云趙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以濯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敢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最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廿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論。架前有銅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袁字叔通。嘗慕叔孫通爲漢朝儀。夜則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舉筆執牘。從君之後。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和墨之。似無意。或含毫而嫩然。見上林之賦云。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學。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貍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笏拊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曰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其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常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執白筆。侧陛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執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衛覬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爲鸚鵡賦。干黃射座上。射之。筆不停綴。又阮瑀授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或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諸墨）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水。復投三老。乃執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亭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眞草維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辨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卿相。至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倚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白後瘁之。曰爲退筆冢。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璣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檛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光覽。斷自天筆。

庾虞字幼簡。侍中袁豹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蟬硯。象牙筆管。

陶宏景字通明。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不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徵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始。工一作士。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粹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亳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上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加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稽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腯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沸。沸所以去其腥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共兔毫（凡兔毛之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可以麻紙裹。欲其體實。得水不脹。）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工。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鍍管見遺。錄之多矣。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容至妙。而作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爲之。回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貴其作筆。必兔之高。調利鼈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爲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柏黑樹皮。焚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枝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

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也。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見敘事中。）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鼷。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毫爲副。（見博物志。）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筆。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有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加其書。與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即出干當人至理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蒸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

淮南王異苑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筒中。百日以爲筆。書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于書而已矣。故筆勢一篇附之。

眞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飛篆之時。以爲隸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又眞誥曰。君手跡甚。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郤愔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掩。（掩一學而學體殊利。）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考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眞手也。

時人咸云兎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楷書之法。不得緩。緩卽不緊。緊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竪傍則曲也。輕健妙眞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卽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急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偏正其手腳。二偏須得形勢。三偏須少似本。四偏加其遒潤。五偏加其洩拔。須使筆滑。不得計其偏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衝。或如蹲鴟。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峩峩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眞草所得。極爲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白搥三日。胸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略也。颺筆者、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潰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王逸少先少學于衛夫人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遂兼衆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晉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七分）

庾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虛夫未解書則曰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知書耶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竪筆則鋒直乾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銳細而不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王方慶于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羲高祖規曾祖裒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敍其事以賜舉朝爲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今古法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精勁心手相應巧逸杜甫美過崔宴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其相賞如此。

齊高帝爲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晛嘗以指畫空中及書掌學字遂工書。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爲單鉤雙指爲雙鉤指聚爲撮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僞蜀士人馮伾能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捻筆管而書故每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人號曰谷子雲筆札婁君卿脣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嘆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筩書泥書作大字方一丈甚爲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干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變謂之布基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于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者也。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于崔邈。顏眞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揾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顚。醒後自觀。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木題之。乃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下。鬚髮皓白。乃誡子孫絕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荀與鍾骨勢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

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惔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隸貧無紙。止書窗扉以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鼷鬚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于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序陪葬。即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

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末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

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孫敬事母至孝每得甘蔗必奔走奉母每畫地書眞草皆妙也

衞恆每書大字于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價直足則埽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顚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竪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拗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遒毫

前蜀王氏朝僞相干鍇字鼎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潛賫于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筆頭乾譯對曰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爲筆語十卷（今佚莫得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見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兩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大進。（見劉孝）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于蓐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又與上類。王與書皆無之。甲李乙。凡）

酉陽雜俎云。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皆無失墜。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投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畢。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榼。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妻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室徙居。杳不知所終。人有得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

魏末傳曰。夏侯泰初見召還。路絕人事。不寄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棄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昔有僧患遠製涅槃經疏訖。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逐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市于人。發

摛而出。尚挾管瞪目。氣色自若。

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間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符。思筆以傳赦。堅與王猛符融密享于露寢。有大蚊蠅入自關閒。鳴聲甚大。堅筆以傳赦。集筆端。去於市中。仍黑衣小人。大呼曰。當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異事必與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爲高搶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素天與渾珹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珹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紳。

唐相裴休。早肄業於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維寺于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鉞。經由舊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尤甚遒健。隸歸侍婢訝其霑濕。裴公

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寒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帝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所（出時照新書）琉璃筆管。此其時也。（吉・宇君達）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廷尉。在冬月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綯筆織屨爲業。善爲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賃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台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鵝筆點山石爲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蓋潰製也。

段成式以葫蘆爲筆。以暖温飛卿。（書李詞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義之筆。（見筆藪）中。

今之胥官斷大辟罪者。翼按訖。必尋毀其筆。益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爲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昶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步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顙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爲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譔伯聲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恂爲郡小史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牘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吳孫權嘗夢北面頓首于文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爲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面權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墜于地覺以問術士能循術曰吉祥矣大王必爲吳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嘗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于魏

太熙中帝諱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葚蓍柳葉舒荊筆揚州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也

宋雲行記云北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本羅汲往白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卿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潛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

化爲琉璃。

桐燭筆分酒（見造筆）。

夢書云。夢筆硯爲縣官文書所速也。

又云。夢得筆硯凝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頗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士茷懼曰。臣秉筆事君。記曰。高山浚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等弄筆尚置吾何地。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和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于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金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惆張子房。上甚悅。衆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少嫻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勑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萃秋兎。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開黃初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盍延以國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刀而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奥。吾豈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紙墨。則于石室中言吉凶。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于華嶽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既而一踐廊

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祿。禱于上邏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爲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吏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爲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文房四譜卷二

筆譜下

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序曰。昔蒼頡創業。睟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書。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而慓悍。體遄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宓羲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分表八百之肆觀。傳古經而綴百氏。分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于晻昧。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翫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元首黃管。天地色也云云。

晉傅元筆賦　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良工逞術。纏以素絲。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于純素。動應手以象心。溱光流兮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銛淋漓。芒跱鋸列。

傅元筆銘曰　華華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

傅元鷹兔賦云　兔謂鷹曰。毋害于物。有益于世。華髦被體。彤管以制。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尼賴茲定

此文藝擬則天地圖書萬方經理羣品宜綜陰陽內敷七政班序明堂潤通元昧非筆不光三皇德化非筆不章

梁簡文詠筆格詩曰　茲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茲制奇雕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裛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奏精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甯憶仲升捐

晉郭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庾肩吾謝賚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已踐孔鯉之墳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絳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陣莫不盡美梁園來頒狹室

楹舍試筆賦序　騶韓盧逐狡兎日未移晷一縱雙獲季秋之月毫鋒甚偉遂刊縣崖之竹而爲筆因而爲賦

賈眈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扎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蹙鼈鬲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綃中至寶

成公綏字子安棄故筆賦　序曰治世之功莫尚于筆筆者畢也能畢具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遇于是取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有蒼頭之命生列四目而兼聞莫義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揆秋芒之穎芒加墨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于纖鋒纖細也沈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鱗注王度于七經訓河洛之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具筆之動人日用而不察迄盡力于萬鈞卒見棄于衢路

唐張碧笑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詩圓念五寸輕銛刀天人摘落霜兎毛我之宗兄掌文檄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涡辭波力生健此唯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畫日揮空射烟霧誰能激得恢素來晴川書破琉璃海揚雄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他年擬把補造化穿江入海剜天涯昨宵夢見歐率更先來醉我黃金觥手擎瑟瑟三十斗博歸天上書黃庭夢中擺手不相許悵望空乘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恆縈風而抱霞葉乖攣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梗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片條爲此筆格趺則晶晶高爽似華山之孤生管則員員峭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以衡烟永臨窗而儲筆

梁元帝謝宮賜白牙鏤管啓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鏤刻東山之人斯圖寫奇

爾。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毛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繼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琉璃無當。隨珠渦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白樂天雞距筆賦　足之健者。莫雞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于豪悟。利而銛。終逞力于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窄。其管如元元氏之心。容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甬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于三穴之內。四者可弃。取銳武于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相同。故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乘以律。動以度。染松烟之墨。洒鵝毛之素。莫不畫成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戰陣。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乘。不與人遇。則距蓄縮于晨雞。毫摧妙于寒兔。安得取名于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爲號者質陋。折衷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蕭狐操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和劍如戟。可彀可絏。將北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伸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烏跡落。標冀或處。豹藏雖之沈潛。團扇勿書。同舞鏡之揮

翟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令毫既至握管未還渦兎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于爪距之下冀得雋于筆硯之甫

賓紉五色筆賦（戴訒佳夢藻思自如）

物有罄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閻色形容昭宣夢寐漬亳端之一勻潛合水章施墨妙于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眞載烏驚縗文漸出臨池訝潭綵長新効用辭林驚宿烏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飾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于垂霞闇流精于起草俾顯橋之處轉稱舒虹常進牖之時尤宜喬藻堂握攸重文章可幹揉松烟而書駁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紳翫敝之容斯美如令畫象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不一摛握彩以冥契刷孤峰而秀出紛色絲分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細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呈烏跡之前想烏凝于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兮之次驚目亂之相于相發抽于拳石幾漉染于尺書秉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上臨玉德以温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創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斯薙一點綴桃花舒彩牋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而窮奢曾不如披翰藻而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莫訝書紳苦功成在一毫自從蒙管束便覺用心勞手點身難棄身閒架亦高何妨成五色永願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殿。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愼勿空將彈失儀。愼勿空將錄制詞。

韋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被跡于衆毫。誠難穎脫。苟容身于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願言。退惟鳧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寧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撰才而丹青不開。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于斯者。常巧于人情。惟首出簡中。長處挫銳。及文成紙上。或顰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墜。何富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倘欲鴈池。詎敢辭于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亭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知有所因。然后錄名之際。希數字于伊人。

衞公李德裕斑竹管賦　有序　予寓居于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燦爛。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山谷兮瀟湘曲。水淫淫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脩篠。於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鉤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兮望蒼梧。兮日已遠。憂瑤瑟兮苦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于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趾。表貞節于苦寒。見虛心于君子。始操截以

成管。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涿。塊然巖中。秦初憂而絕筆。殷浩默以書空。忽有客兮贈鯉。因起予以雕虫。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柳。飾文犀而爲玩。見博元。徒有貴于繁華。竟何資乎藻翰。曾不知擇美乎江潭。訪奇于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于詩人。周得之而操牘。張得之而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巳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纔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隆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號曰鼮。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猘謀而殺之。醢其宗。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穴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圍。獲毛氏之族。拔其亳。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遂其族而加束紲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方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而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彙。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魏傅公選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代。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載否斯由。厥美宏大。眾類鮮儔。德馨之著。惟道是將。苟違其違。禍亦無方。

周棲謝友人贈牋紙并筆。見紙譜。

段成式寄温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筆管。輒分一枝寄上。下走困于守拙。不能大用。濩落之實。有同于惠施。堅厚之種。本慙于屈轂。然雨思茶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

爲贈未嘗安筆卻省藏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赤管過于淺俗求太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素紬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沂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潤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中咏也成式狀

溫庭筠答　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荆州夜嗽筋骸莫攝邪蠱相攻蝸腕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葫蘆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貺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慙況沈吟幽懷未敍然則產于何地得自誰人而能潔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著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册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遽求佳種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已墮遺犀仍抽直幹青松所染漆竹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枚爲貴豈其陸生三寸見稱遂兼楊子謹當刊于巖竹寘以郊翰隨纖利而爲牀擬高低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實靦凡姿空塵異貺庭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杯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絕代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翰墨漫費雕鐫到處而人爭閣筆相逢而競欲投篇若遇左太冲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跗非鄰金匣不啟眞堪諫諍之士雅稱元靈之客謝守城邊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顯素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窺臨奮視襞染生春衞夫人閒弄綵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眄睞無因若自蛾山如當榧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

裹誠非刻畫幾受譴于纖兒終假靡韙幸見容于夫子可以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鐵研之高吟洞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于三篋裁剪無慙于八斗零陵例化肯后于雙飛元晏書成願齊于不朽

陸龜蒙哀茆筆工辭　夫余之呰兮何緜緜耕不能耒兮水不能船裁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兮古惟毫是鐫爰有茆工工之良者擇其精麤在價高下闕鬣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絲汝實助也我書之奇渾源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兎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鉅緤觚嚬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深亦茆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殘吾甯不悲噫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輒健筆十管書　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贊之以拜北極尚書中候周公援之以出元圖其后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法閻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于中山麝柔劣于羊遲或得緜蒸之要或傳痛頡之方起自蒙恬蓋取其妙不唯元首黃琯之製含丹纏素之華軟健被于一牀雕鏤止于二管而已跗則太白麥穗臨賀石班格爲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十價抵四十枝詎兼人髮前件筆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況虎僕久絕桐燭難成鷹固無慚兎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戶牖門牆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于石室奏議于圓邱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

某藝乏鴻彩膺此綠沈降自成麟翻將畫虎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憂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于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戴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旨以敷斕綸二像包括有無

孔瑤之筆讚曰　覽理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玄趨常新

文嵩四侯傳　管城侯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也其先黃帝時大鼻流于東野而生鼻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兎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鵙鳩氏所擒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盛元銳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酋健者縻縛以獻于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錄簡策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于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頡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敬並爲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爲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弗聿與江文通紀少瑜有彩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旨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鶯

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屬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明。得與南越石虛中、燕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之右。與華陰楮知白爲相須之友。天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掌修撰。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于疲憊。書札粗疏。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載諸方册。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毛。蓋昴宿之精。取髦頭之名以爲氏。與姬姓毛伯鄭之后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于毛伯之后。其器用則徧及日月所燭之地。自天子至于士庶。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文房四譜卷三

硯譜水滴器附

一之敍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敍事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所請之車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貢。鑄爲硯也。

又吳都有硯石山。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四枚。

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或云。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脈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可值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窟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籠籠其上。皆散華文。后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冢。冢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爲攫犬。捧燭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竅之中。皆有金玉。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爲盛書滴器。（同見雜記中。）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劉宏與晉武帝亦同見雜記中。）

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涸新石。潤溼相兼。又浮津輝墨者。

隋書。宇文慶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筆硯。（有項羽、班超之志。）

柳公權嘗寶惜筆硯、幷圖書。自扃鐍之。常云。青州石未爲第一矣。今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昔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

蕭子顯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其所取。慈但取素琴石硯而已。義恭善之。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馨撫喬首曰。所恨不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而泣之。

通典云。虢州歲貢硯十枚。

又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居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豹贈庾廣蟠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二之造

柳公權常論硯。言青州石未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奎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

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鸜鵒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卽觀棊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鑄之硯。其色黑。亞於端。若得其石心。見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卽今之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衆。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體。圓似天常。班溫采散。色染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芳。蓋今製之。令薄者光。觀見之令。一夫捧持。匠方琢之。或內于稻穀中。出其半而理之。其鑿如麤針許。製畢有如表紙厚薄者。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郎官樣者。連水滴器于其首而爲之者。穴其防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于硯中。或居常則略無沾覆。繁之銘見之矣。

又繁欽硯頌曰。鈞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今絕不見三足硯。僕嘗遊盱眙泉水寺。過一山房。見一老僧擁衲向暘。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如鼎。製作甚古。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答。僕因不復問其由。是知繁頌足可徵矣。

傅元硯賦云。木貴其能輭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木硯。

作澄泥硯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貯于甕器內。然后別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而擺之。俟其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丹團和溲如麵。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擊之。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小隨意。微蔭乾。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過。開空垜于地。厚以稻糠幷黃牛糞攪之。而燒一伏時。然后入墨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亞于石者。

唐李匡乂撰資暇集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虢之朱陽邑。諸阮溫凊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遊。既常攜鐫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刓缺。乃曰。不利不缺。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肯性巧。請琢之。遂請解肯籍。于是採琢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后諸阮每經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始也。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

又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卽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滅墨硯。以竹筆書梵字。橫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沸唇緩頰。歷眸之間。數行俱下。卽不知其義也。

藍田王順山悟眞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傅百餘韻詩。

常有蟻爲精爲王者。遊獵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顯。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嘗網。獲魴鯉甚多。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后果出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杲言。頃自大暑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聞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覩歲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卽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爲相。不協。議黃巢事怒爭于中書堂。盧拂衣而起。袂染于硯而投之。開天傳信記云。元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孰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于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席。

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異苑蔣道友于水側見一浮柤。取爲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硯中。嘗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窶人。自稱章全素。自役使來。怠惰頗甚。蔣生頻檟楚之。忽一日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某可點之爲金。蔣生愈怒。其誑誕。時偶蔣生忽出。造歸章公已死矣。然失几上之硯。因窺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爲紫磨金矣。蔣因歎憤終身也。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貍。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齋歸旬日。卽復舊焉。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四之辭賦

傅元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輭。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元。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辟水。輕翰染烟華。將軍班定遠。見棄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記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日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懲。念茲在茲。惟元是徵。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脣。暗洒蓑宏冷血痕。紗幃晝暖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傅元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寫意。經緯羣言。

韓愈瘞硯文　序曰。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與之試藝春官。天寶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誤墜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曰。土乎成質。陶乎成器。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弃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張少傅石硯賦（山水清輝墨妙筆精）　硯之施也。被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温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于知己。爰得用于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始爛

爛以光澈。紛霏而烟起。或外圓而若規。或中平而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藻瑩生輝。象龜之負圖乍伏。如鵲之緘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允著。置之潘溷。左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景耀。眞質霜淨。符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壺。煥然之文。壯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沈冥未識。韞玉吐雲。懷珍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成象。亦澄瀾而漬墨。硯之用也。詎可與歎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芳三妙。用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爰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鳥蹟于青簡。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幷。茲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閒。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于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硯精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尚古。徵閾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民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實將振文而爲邦。豈惟蘊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聞。固無辭于蘊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載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后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堅。代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下之

泉。爲天下之式。因碌碌于俗閒。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尚體要。文當絕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而取誚。爰貢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則諸鴻筆見珍于殺青之辰。爲用于草元之日。夫氣結爲石。物之至精。攻之爲硯。因用爲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爲貴。諒于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爲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斲而爲硯。藏器蠖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舍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堅。等甓鬬縹勝瓷。人莫我知。是多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茆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梌詣。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甋凝輝。鴛鴦疊勢。縫密如鏁。行疏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香細細。觚稜金爵。競託岩嶢。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烟。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溷廁之春蕪。耕牛脚下。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沈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墮。松烟四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墮塵土。依人而卻伍瓊瑤。天祿石渠。和鉛即侶。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款。歷歷前朝。沈家令座上迴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十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爲石。盡滅光輝。雞

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王嵩尊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爰止爰定。幾徂幾遷。任迴旋于几席。垂翰墨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洎乎俗遠聖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徹。旁巖巖而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有諸侯力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斯器。用成斯文。蓋石因而人往。亦有事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烟而不絕。添淥水之常有。豈如是石。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其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先哲。攻文后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于楯鼻刃側。非多。史臣染翰。于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動必書。爲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短。行怯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周及禁林。製作泓渟。規模廣滑。閉宮苔而色古。連池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酬茲筆陣。餘波浸潤。便同五老之壺。終日拂磨。豈得一丸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

僧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樸。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入匣便身安。應念研磨久。無爲瓦礫看。倘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倕之妙匠兮。頫詭異于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璣璇之內敷。遂縈繩于規的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疆之肇樸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莊南傑寄鄭碻疊石硯歌　媧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間爲石硯。孤峰削疊一尺雲。虎幹熊跪勢皆偏。半掬春泉澄淺清。洞天徹底寒泓泓。筆頭搶起松烟輕。龍蛇怒鬬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嶸嶸。披嶸嶸心骨驚。坐中髣髴到蓬瀛。

李琪咏石硯　遠來柯嶺外。近到玉堂閒。乍琢文猶澀。新磨墨尙慳。不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篋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此日傭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文嵩卽墨侯石虛中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遇之于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沈厚之德。兼有奇相體貌。紫光嚢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吾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怠厥職。見賢不薦者。歟。子無戀溪泉自取沈棄耳。虛中曰。僕生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既辱採顧。敢不唯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礱。不日不月。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員、皆有邊岸。性格謹默。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

省司考試之。與燕人易元光、研覈合道。遂爲雲水之交。有司以荐于上。上授之文史。登臺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詔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勳績。封之卽墨侯。盧中自歷位。常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常侍上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爲相須之友。史臣曰。衞有大夫石碏。其先顓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后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后曰碏。春秋時仕衞。世爲大夫焉。卽墨侯石氏。與衞大夫碏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八音之靈、岳結而生。稟質而名。懷寶爲玉。吐氣爲雲。發硎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文房四譜卷四

紙譜

一之敍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敍事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而古又用札釋名云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亦策之類也漢與已有幡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爲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說文云紙者絮一苫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苫也

眞誥云一條有楊掾掾名曦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魏韋誕云蔡邕非紈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后練

桓元詔平淮作桃花箋紙縹綠青赤者蓋今蜀箋之製也

眞誥云。三君多書荆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零落。或兼缺爛。前人糊搨。不能悉相連補。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也。

幡紙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絜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者。

又桓元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恭。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

虞預表云。祕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山公。以黃紙上表于慕容儁。儁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宜便爾讓。令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古謂紙爲幡。亦謂之幅。蓋取繒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于月朔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李陽冰云。紙常宜深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塵。則枯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貞觀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后尙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宜竝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幷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張。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所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曰。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宣陽州六合牋。蒲州白薄

重抄臨川滑薄。

唐韋陟書名如五朵雲。每以綵牋爲緘題。時人譏其奢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爲儒官之祿。不嫺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駑讒之勞。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于銓用爲允。可依晉氏九班爲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答用青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令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于天朝。則宜白紙上疏于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青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又棗陽縣南蔡倫宅。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

仲雍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耒陽縣。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爲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后于長船中以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于是以大蘗籠周而焙之。不上于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蜀中多以麻爲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爲紙。北土以桑皮爲紙。剡溪以藤爲紙。海人以苔爲紙。浙人以麥莖稻稈爲之者脆薄焉。以麥稾油藤爲之者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又能爲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仲將、韋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爲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乘置搥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于方版之上研之。則隱起花木鱗鸞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麪漿膠令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牋。又謂之羅牋。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麪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沾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牋。亦有煮皁莢子膏。幷巴豆油。傅于水面。能點墨或丹青于上。以薑搵之則散。以綵鬚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爲人物。研之爲雲霞。及鷺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窗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

于內庭造而進之。御毫一洒。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敍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温無毒。止心腹大寒。温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卽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爲紙。名爲苔紙。青黃色。味澀。小品方曰。水中麤苔也。音陟釐。陟釐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卽石髮也。（薛道衡詠苔紙詩。今來承玉管。銀鉤・布字・轉。）

揚紙畫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德。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漬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甯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之所也。常送凝光紙賜王僧虔。二云。銀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眞俗書。樹葉爲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温飛卿。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庾永興答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縑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名。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于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覩今壞樓之上。猶存千數幅。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令肺腑中有所傷坐客或云天下神祠中巫祝閒少有肥者蓋烟紙烟常熏其鼻息故也

山居者常以紙爲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服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

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卽恆洒乳香等水令熱熟陰乾用箭幹橫卷而順蹙之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黟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蓋利其拒風于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也

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爲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

羊欣字敬叔以清率下紙帷布被以敗紙糊補之時爲南陽守

在昔書契以還簡策作矣至于厥后或以縑帛蔡侯有作方行于世近代以來陰陽卜祝通于幽冥者必翦紙爲幣以賂諸冥漠君每覩諸家玄怪之語或有鬼祈于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洪福者噫游魂爲變厥古而然漢室已前鬼何所資乎得非神不能自神而隨世之態乎唐末太學博士邱光庭亦有紙錢說文多不錄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啄玉屑聲甚清暢及爲鷙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心經薦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元經元四百歲其與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幅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爲山水之遊。時人方之王粲。其文一出。京師爲之紙貴。

陳后主常令八婦人襞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襄令爲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一大錢。復何異。

異苑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羅牋紛紛甚駿。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七字。

延篤答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副。來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樂興而書。用鼠鬚兼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后得之。洎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宗涕泣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矣。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書記云。背書書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書者人面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裝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綵色不可擣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安貼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暑溼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摸寫古人好搨書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跡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

搨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碪之候浸漬染著如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今舉子云宜齎入詞場以試紙防他物所汚

庾闡字仲初造楊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爲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妒后宮有兒生八九日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蹏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音兄弟閱于牆之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互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裹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蠹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鑒人入藥用

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見因話錄

資暇云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中紙有小樣

者皆是也非松花一色

魏人謗邢邵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而送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蘇綽爲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間或出遊常豫置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學常吞紙療飢

今大寮書題上紙籤出于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內道觀薦告文辭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文竝用白麻紙凡赦書德音建后立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不用印雙日起草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並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並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卽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眞珠瑟瑟鈿函金鎖鑰吐蕃宰相摩尼師巳下書甲五色麻紙南詔及靑平官書用黃麻紙

唐朝進士榜頭粘堅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滾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云文皇以飛白書或云象陰注之象

宣宗雅好文儒鄭鎬知貢舉忽以紅箋筆札一名紙曰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之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搆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剎正當紙花處

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漸次取之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神仙傳云李之意神仙人也蜀先主欲伐吳問之意乃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軍敗衂

戴祚甄異傳云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尚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臥忽不復見后半歲肇亡

王炎冥祥記云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火災里中小屋雖焚而于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

林邑記九眞俗書樹葉爲紙廣州記取穀樹皮熟搥堪爲紙蓋蠻夷不蠶乃被之爲褐也

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剝皮爲紙寫大乘經見筆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裹柱根欲其體實得水不化

搜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幅紙及筆墨放石室中則言吉凶

劉恂嶺表錄異云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皮白色有文如魚子牋唐羅州義甯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漫而弱沾水卽爛不及楮皮者

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紙、亦抄紙。

四之辭賦

傅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爲此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梁江洪爲傅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方脂。裁花承百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梁簡文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棊。宣情且記事。甯同魚網詩。

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涤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

梁劉孝威謝官紙啓略云。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亦慙茲靡滑。謝此鮮華。

韋莊乞綵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闇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綵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虹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工。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磨鼈山岳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人間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慇懃勸向君邊覓。

僧齊己謝人贈碁子絕牋詩　陵陽碁子浣花箋。深愧攜來自錦川。海蚌琢成星落落。吳綾隱出鳳翩翩。留防桂苑題詩客。惜寄桃源敵手仙。捧受不堪題出處。七千餘里劍關前。

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柄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遂問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剝皮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于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洛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悟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探驪龍珠。雖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之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于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于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復有藤生于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有橫及于物。物之資人亦有時。時其斬伐。不爲夭閼。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于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周朴謝友人惠箋紙幷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毫與彩箋。三副緊纏秋月兔。五般方剪蜀江烟。宵徵覺有文通夢。日習慚無子諒篇。收著不將兩處用。歸山閒向墨池前。

段成式與温庭筠藍紙絕句幷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番。錄少詩稾。予有雜箋數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輕明。復用殊麻滑。尚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因知碧聯棋上。重翻懊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固應桑根作本。藤角爲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樣。偏饒桓氏。何啻奔走馳騁。有貴長簾。下筆縱橫。偏求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錦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今無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幷絕句一首。或得閑中。暫當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尤得裹相思。待將抱拱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搭詞。今飛卿集中有播搭詞。

文嵩好畤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元。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爲高士之首冠。自以朴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于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改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后遂爲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后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于耒陽。貢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薦史官以代簡策。尋拜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上用嘉之。封好畤侯。其子孫世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徧求。自有文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

無不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繕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爲人。好薦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冤雪恥。呈才逃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祇于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牒。布于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爲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南越石虛中。爲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宏文館。爲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于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爲衞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侯楮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爲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五

墨譜

一之敍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敍事

眞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陸士龍與兄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書。故號焉。盛宏之荆州記曰。筑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周書有湟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衰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十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汚常在絹素。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許氏說文云墨者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類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尚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兆卽其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縣水所涼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邯剛猛能解槃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

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墨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筆陣圖以筆爲刀稍墨爲鎩甲

二之造

韋仲將墨法曰卽韋誕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搗以細絹篩于缸中篩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篩慮飛散也烟一斤已上好膠五兩浸桦皮汁中桦皮卽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幷益墨色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亦以眞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甯剛不宜澤搗三萬杵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臭敗寒則難乾每挺重不過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冀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以膠水漫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末色碧其色俱可愛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栝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邕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于透風處佳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楮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于日色中漸漸曬之

乾溼得所和如墨挺于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供御者不及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盌強碎剪燈心堆于上然爲燈置一地坑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煮皁莢膏幷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溲爲挺置蔭室中俟乾書于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槐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黟歙閒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卽與常墨無異卻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寫書。遇聖人之文。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

楊雄答劉歆書云。雄爲郎。自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衞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歸則以鉛摘柃槧二十七年于茲矣。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后家童誤墜于庭下盆池中。后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爲文章。先研墨數升。以被覆面。謂之腹藁。起即下筆不休。（幼常夢人遺之墨丸盈袖。）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難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溼。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以墨汚渭陵。延陵周垣。

僕將起赴舉年。夢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拜受。旦日言于座客。有郭靖者。江表人也。前賀曰。必

狀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徽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羣彥。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后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洎曰。大墨者。筆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元伯先生以濡墨爲城池。以機軸爲干戈。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幷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椎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干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人或饋紙筆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產後血暈。磨醋服之。亦主眯目。物芒入目點瞳子。又主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槐皮水漬以和墨。青色不脫。即秦皮也。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算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弃算袋于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算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黑臀。

潁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于楯鼻磨墨作文檄梁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山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刀可以裁紙自后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卽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卽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于版牘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烟煤能固木也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后以左手研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曰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曰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汚膠力隨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閒豫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于事筆硯之妙者也

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裹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卽

五天之精也。景室、即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桓溫書扇。誤爲墨汙。因就成一駁牛。甚工。

曹不興畫屏。改誤汙爲蠅。大帝以手彈之。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陁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埽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斲髓爲墨。寫大乘經。見筆勢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螯。幷市豪筆。備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斧。石謂之雷公墨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妒。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上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迺試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又曰。出幽明錄。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書契既遠。研墨乃陳。烟石相附。筆疏以伸。一作烟石附筆以流以伸。

曹植樂府詩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成鴛跡。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爲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爲玩也。不傷其清。苟變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伊昔伯英務茲小學。棲遲每親乎上善。勤苦方資乎先覺。俾夜作書。日居月諸。挹彼一水。精其六書。或流離于崩雲之勢。乍滴瀝于垂露之餘。由是變此黛色。涵乎碧虛。浴玉羽之翩翩。或殊白鳥。濯錦鱗之漪漪。稍見元魚。自強不息。允臻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鬐之鯉。乍謂寓書。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沮洳斯久。杳冥莫測。愛涅者必其緇。知白者成其黑。蘋風已歇。桂月初臨。元渚彌淨。元流更清。所以恢宏學海。輝映儒林。將援毫而悅目。豈發册而賞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冰開而純漆重重。石映而元珪片片。倘北流而浸稻。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也。如蟲篆之所爲。悅其風也。想鳥跡之多奇。將與能也。而可傳可繼。豈謀樂也。而泳之游之。恥魏國之沈沈。徒開黑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瑤池。專其業者全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譬彼濡翰成茲色。水則知遊藝之徒。盡以墨池而竊比。

李白酬張司戶贈墨歌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鬢鬟。錦囊卷之懷抱開。今日贈予蘭亭去。與來洒筆會稽山。

僧齊己謝人惠墨詩　珍我歲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眞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箋。因

君強濡染捨此卽忘筌。

段成式送溫飛卿墨往復書十五首　段云。近集仙奮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意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險糜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槲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躓。草隸非工。惟茲白事。足以瞩策。詎可供成篆之硯。奪如椽之筆乎。　溫答云。庭筠白。卽日僮幹至。奉披榮誨。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庇羸。韋曜名方。卽求雞木。傅元佳致。別染龜銘。恩加于蘭省郎官。禮備于松檟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覩。廣記漢儀。何嘗著列。剜又元洲上苑。青瑣西垣。板字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于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綰。不稱精研。惟憂痗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誰磨石硯。捧受榮荷。不任下情。庭筠再拜。　段答云。昨獻小墨。殆不任用。籍棖之力。殊未堅剛。和劑之餘。固非精好。既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況某從來政能慚伯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擊肘功深。焠掌忘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元嘲。病裏猶屠墨守。烟石所附。抑有神手。裁札承訊。忻懌兼襟。莫測庾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成式狀。　溫答云。昨夜安東聽偈。北窗追涼。枻枕才欹。蘭缸未艾。縹緗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摛筆益贍。雖則竟山充貢。握槧堪書。五九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潤。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嘆遐風易遠。俱苞輸囿。

盡入淙金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鶚觀鵬運豈識迢遙鯤入鮒居應嗟坎窖願承譬玆以牖愚蒙庭筠狀。
段答云昨更拾從士黑聲之餘自謂無遺策矣但愧井蛙尚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徹謬設生慚張兔致渝研咏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仙人噴書竟紙雖趙壹非草數九志徵汲媛餉夫十螺求說肝膽將破翰答已疲有力負之更遲承問成式狀　溫答云伏蒙又抒沖襟詳徵故事蒼然之氣仰則彌高崇彼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甯唯矜甲投戈復思素洛呈祥翠鴈垂貺龜字著象鳥莢含華至於漢省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藻既詠浮光張永研工常稱點漆逸少每停賓滑長康常務色輕搗乃韋書知爲宋畫荀濟提兵之檄磨楮而成息躬覆族之言削門而顯敢持蛙井猶望鯤池不任慚伏宗仰之至庭筠狀　段答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嫺窺兼愛之書次復八行盈襞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眞迷良獸之沈脂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晉貳五入漢陵隱侯辭著于麝膠葛元術矜于魚吐甯止千松政染二丸可和僧孺獨擅之才周騶自謂無愧而已支策長望梯几熟眠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遁詎教脫扃成式狀　溫答云竊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智井無泉豈耿恭不拜墨尤之事謂以獲麟筆聖之言翻同倚馬靜思神運不測冥搜亦有自相里而分豈公輸所創流輝精絹假潤清泉銘著李尤書投蘇竟寧憂素敗不畏飛揚傳相見貽守宮斯主研蚌胎而合美配馬滴以成章更牽荒蕪益慚疏略庭筠狀　段答云藍染未青元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腸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石黛濆幕書施椳易思號令難

曉蘇秦同志傭力有而可題王隱南遊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流琅玕光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竪降成式狀　温答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同泰峙富類敖倉怯蒙叟之大巫駭王郎之小賊尤有剛中巧製廟裏奇香徽上黨之松心識長安之石炭烏黔靡用龜食難知規虞器以成奢默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不獨棲毫庭筠狀　段答云飛卿博窮奥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附巾箱先無可謂有騏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號略鏤盤誰當倣效況又劇問可答但愧于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郅惲乎陣崩鶴唳歌怯鷄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愁居慍處之至成式狀　温答云庭筠閱市無功持謁寡效大魂障聽蝸腕傷明庸敢撫翼鵷鵬追蹤驥騄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有叢憭尚存麦餘與記至於緼從權制既禦秦兵綬匪舊儀仍傳漢制張池造寫蔡碣含舒荷新淦之恩空沾子野發冶城之詔獨避元規窘類轢羹碎同拾飯其爲愧怍豈可勝言庭筠狀　段答云醞匱徧尋緘筠窮索思安世篋內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掞烟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兩詎論穹昊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沓集筆路載馳豈知石室之書能迷中散麻繘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徽引多誤彈筆搦紙慚怯倍增成式狀　温答云昨日浴籗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答亦以蚍蜉久馨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杯莫能窮竭季倫之寶益更扶疏雖有翰海壘石浪陽水號煙城倥咏剩出青松惡道遺蹤空留白石扇裏止餘

烏牙。屏閒正作蒼蠅。豈敢猶鬱楚野之弓。尙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間義不休。攬筆卽作。何啻懸鼓得槌也。小生方更倍鰓。尙自舉尾。更搜屋火。復得刀圭。因計風人辭中將書烏皁。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棠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勒共和。周遮無法。傳元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滾滾。一盟城下。甘作附庸。成式狀。

文嵩松滋侯易元光傳　易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頗有材幹。雅淡淸貞。深隱山谷不仕。以吟嘯烟月自娛。常謂門生邴炎曰。余靑山白雲之士。去榮華。絕嗜欲。修眞得道。久不爲寒暑所侵。壽且千歲。然猶未離五行之數。終拘有限。予漸覺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將至矣。余他日必爲風雨所躓。后因子熾盛。余當神化爲雲氣之狀。升霄漢矣。其留者號元塵生。徙居黔突之上。必遇膠水之契。隃麋處士鹿角煎和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之。其后果然。門生皆以靑松子前知定數矣。元塵生餌藥得道。自黃帝時蒼頡比鳥跡爲文。以代結繩之政。元塵便與有功焉。其后子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水之上。遂爲易氏焉。元光卽元塵曾孫也。家世通元處素。其壽皆永。嘗與南越石虛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華陰楮知白爲文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元慕其有道。世爲文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案之右。拜中書監。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內。少長皆親覩席以文顯用也。史臣曰。古者得姓。非官族世功。則多以地名爲氏。或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蓋前山林得道人也。靑松子富有春秋。不顯氏名。其族或隱天下名山。皆避爲棟梁之用也。有居太山者。秦始皇巡狩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

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參元得道能神仙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爲姓云．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幷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讎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賜答書狀十五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君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何君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敍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房四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蘇易簡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G一六二四上

徐